# 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內則衍義卷十二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禮之道

端好尚

內則曰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

謹按人情易動舍嚴慎而之恣肆如堤斯潰聖人已蚤為之防是莫若謹好尚矣宮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帛女子之嗜顧可不致謹乎哉苟飲食必求其精潔衣服必求其華麗役僕必求其頤指氣使推而極之道將難繼欲將難制家道由此而日耗身名由此而日敗此為婦之始舅姑所當加意檢束者也

易歸妹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

无攸利柔乘剛也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謹按天下事制之在始其東爲不可妄干之憲典者義其潛捄於未然之先者知知則有以制其動不妄動則有以安其位而嗜欲無所乘以起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豈非不睹不聞之中有不敢輕說者在哉此卦兌爲少女而說震之長男是所歸在妹非咸卦男先求女之道矣始進以正猶恐其終之不正況始進不以正者乎然婚姻之禮則

何可廢也男女居室本屬天地之大義天地不交則氣化塞而萬物不興男女不交則形化泯而人類滅絶女道之終婦道之始此等關鍵何其凛凛乃所以動者惟說是則六禮可以不備四德可以不修雖不至鄭衛之奔而已瀆有别之制聖人懼其嗜欲既動將來治家必至失長幼之序傷恩義而害倫理故為之戒曰征凶无攸利自二爻至五爻位皆不得其正剛爻居柔柔爻居剛是一家之中主伯亞旅瀆亂其名

分之常矣三爻五爻剛爻而柔居是婦制其夫權在陰而不在陽亢悍妬忌何所不至哉其初不過一念之發其後頓至倒我綱常丈夫不得自主夫亦何利有此婦乎此雷動澤隨事本相因欲圖其終先慎其始致知之學不可不講也

周宣王后宣姜宣姜有賢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王嘗晏起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曰妾實不德使王失禮而晏朝天下見以為王之樂色而忘於

德也夫茍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起當伏其辜敢請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增修於政成中興之名

謹按嗜好莫深於富貴而周家以農事開國世世習為勤儉宮闈之内代有淑人姜嫄以厥德不回昭受上帝太姜貞順率道佐太王以養民遷都太任端一誠莊其娠文王寢坐必防其側蹕飲食必嚴其正味

視聽必謹其聲色胎教之法朱熹採之為小學篇首豈非嗜好之端必端之於最始哉至于宣王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內修外振用賢使能中興事業著之大雅小雅者甚詳而不可無宣姜之賢內助也葢德為臨御朝綱之本色乃蠱壞政治之由極其所至曰必好奢必窮樂可見宣王勵精圖治未嘗有奢而且樂之心獨是百丈之堤潰於蟻穴燎原之火起於星星君子不可不早防其微耳

漢光武母南頓君夫人樊氏自為女子時不正容服不出於房舜善婉順為宗人女師帝德從毓焉

明德馬皇后帝幸圈圃離宮后希從常以風邪霧露為戒辭意款曲多見採納

謹按女德之修匪昕伊夕樊氏當為女子即淑慎不忒至此可以繼文母之胎教矣嫉妬之生固起於朝夕不離帝治之衰亦多由於離宮別館馬后之希從而又復以風邪霧露為誡情誼何其深而用心何其

婉其美之可以繼太姒者史不勝書即此一端嗜好

豈有過焉者哉

衛姬齊桓公夫人齊桓公好淫樂諫不聽為不聽音樂

齊侯感而放鄭聲

樊姬楚莊王夫人楚莊王好畋諫不聽為不食禽獸之

肉楚王感而廢畋

謹按夫婦之道形就而心洽故好尚所至易縱而難

束端好尚者以一身之端並能諫諍君子而使之端

其端乃大然責之婦女則難何也勢既處其卑則望見顔色得充下陳即以為幸婉順之情習之已久嚴正之氣無所用之則退然思返耳況齊桓公楚莊王皆五霸中之表表者一則任用管仲以三萬人方行天下衣裳之會四兵車之會十一天子且嘉勞其功一則任用孫叔敖入陳而民不疲勞入鄭而君無怨讟且合天下之諸侯受其會盟豈復婦人所能諫哉而何以衛姬不聽音樂齊桓公感而放鄭聲樊姬不

食禽獸之肉楚莊王感而廢畋獵嗜好之所止者甚

微而成就二霸之所關者甚大可見牀笫之際易於

損德亦易於增德況有天下者其勢愈尊下役之言

益不足當其採聽嗜好又何所底止也哉此明王必

敬妻子孔子亦嘗以之對哀公歟

唐漢陽公主名暢德宗女孫也順宗在青宮主出適入

辭涕泣不自勝帝憐之曰兒有不足耶對曰思相離無

不足也帝亦泣顧順宗曰真而子也其後戚里爭為奢

主終守儉約每用鐵箸畫壁記出納嘗入宮文宗問姑服何法服也今世服侈甚始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衣未嘗敢少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中外相矜狃以成俗若陛下示好惡以風羣下誰敢不敬應帝悅詔宮人視主衣廣狹為製諭戚里式焉

宋魏國公主太宗皇帝女也幼不好弄長未嘗出閨闥帝嘗發寶藏觀諸女令擇取主凝立無取也

种母洛陽人种放母也性樂道薄滋味諸子皆干進不說也獨放沈黙好學說之與俱隱終南豹林谷中放授徒以養結草為廬僅蔽風雨宴如也放後以薦被徵入告母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焉用文為令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盡取其筆硯焚棄之與澤人避地者居焉太宗詔賜放緡錢令養母勿奪其志且令有司歲時存問焉

謹按好尚之端莫難於貴介生之深宮長於阿保未

嘗知天下之饑寒勞苦也漢陽公主為德宗之女孫當貞元年間公主下嫁思念祖父而禮又不得不離覲其對文宗之言雖邇及衣服奢侈風俗頹靡之故而言念用兵不勝戚戚有規諫之苦心焉魏國公主入庫藏而凝立不取所好可知莊嚴簡重洵可嘉尚种放之母惡富貴而甘貧賤尤人世所難教授生徒猶嫌其文也終南草廬猶畏其不隱也豈復以紛華靡麗動其心乎

禮之道

崇儉約

內則曰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

又曰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羮胾

謹按禮與其奢也寧儉欲崇儉約必先循禮人子人婦所用孰非父母舅姑者即竭力治生總以還父母舅姑所應有何足言功惟有功德於上以物見饋賜

或衣服或裘衾或車馬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

本經以重宗子宗婦為主獻宗子宗婦則獻父母舅

姑可知矣至於燕食之禮大夫則膾與脯常不兼士

則羹與胾常不貳所以辨名分即所以敦儉樸大夫

士之妻亦從此可知矣

易歸妹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

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

以貴行也

謹按歸妹之卦以少女而悅長男本屬女子之不正故彖爻每多戒辭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所重在德不尚華飾帝女下嫁法服之象反不及媵妾之美陰德之盛無以復加猶夫月之幾望者然夫子申之曰其所以不如娣之袂良者豈故為矯飾哉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可見儉約皆本於心若夫敝居羸馬垢衣粗食或借以沽名或借以要功或借以邀寵不得與此同日而語也

詩周南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周禮曰媒氏掌萬民之判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謹按農桑者治安天下之根本勤儉者整頓家道之要規周之后妃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為絺為綌必以躬親此王業之所以興其周禮所載媒氏親成男女之好懼其後日之奢太甚也早為定制曰入幣純帛

無過五兩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故必入幣幣而用純所以明其不二色也無過五兩節其太過以制之於閑也是當方嫁之始教之以節儉其所以端風教之本者不亦深乎

東漢明德馬皇后被服儉質裙不加緣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麤疎以為綺縠就視之則大練也共訝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又曰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帝之法有毛髮之罪身服大練食不求

甘左右但著布帛無𦬊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動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耳前過濯龍門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緑褠領袖正白顧侍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冀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

謹按節儉者治國之道而帝王則多廣大以明高富有四海即減膳撤樂所省幾何不知嗜欲當閑其太

過而禮義必本於飭躬奢儉所爭不於其大即一衣服間美麗之心既熾後將不可底止馬后德冠後宮其盛德固非一端而被服大練諸姬先笑其麤疎豈非宮閫之內習榮華艶冶之日久遂不覺儉德之為正耶譚景升曰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則儉於物力者物力歸之天下究之六宮象其樸素貴戚戒其封靡東漢風俗於斯為美豈非上有好者下斯從之乎觀其言曰祿位重疊

猶再植之木其根必傷真有得乎㲲盈謙益之道者

又曰高帝之約非軍功不侯則名器所在絲毫不得踰越又不嵩衣食是兢兢矣史官論皇后之賢三代而下馬后稱首洵哉其不誣也

和熹鄧皇后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袿裳鮮明后獨質素裝服無飾方國貢獻競求珍麗后悉令禁絶歲時但供紙墨而已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

擇朝夕僅一肉飯舊大官湯官經用錢歲且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是以減郡國貢過半又斥賣上林鷹犬至於蜀漢釦器九帶佩刀竝不復調止畫工三十九種御府尚方織室錦繡氷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玳瑁雕鏤翫弄之物皆絶而不作離宮别館所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披庭宫人及宗室同族有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閱實上其姓名或自御北宫閲視恣其去留罷遣者逌五六百人故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儺逐疫太后以

為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毋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

謹按朝廷所費與大夫士庶不同每一正額出之百姓者嘗數倍以故節儉所關尤為重大東漢和帝之世可號治平況宮中玩好累代相傳亦衆謂應有耳細至稻米之必加簡擇托其名於供祭相沿儺人侲子托其名於古禮以至刻玉銷銅鷹犬繪畫玩具之有金銀珠玉犀象玳瑁等物未必非巨室所習為美

觀而一一裁禁誡見夫宮内所節儉四方羣起而法之我撙節者絲毫天下所安享者即可巨萬故可為節儉之法至於詳考故典大官主膳羞導官主擇米供祭尚方掌工作刀劍及刻玉器内者主帷帳蜀郡廣漢郡主作供進之器以金銀為緣飾歲終衛士當代歸者上親饗而罷遣之因此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星之氣布為厲鬼隨强陰以侵人用年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者百二十人名曰侲子皆赤幘皁製執

大窕以驅逐之夫應有者草之則未有者必不妄興可知矣於一身之可以自主者革之則不令子若孫得以再行其奢靡又可知矣

晉文明王皇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

梁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賦性仁恕及居宮內接馭自下皆得其懽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太宗即

位追崇為穆太后

魏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高宗選為貴人立為后天性儉素不好華飾躬之所御縵繒而已羞膳滋味減於故事者十分之八

謹按人各有性非遇之所得而移也人各有情又境之所得而進也至於富貴長享不改其淡泊之心而益篤其踐履之正丈夫且難況乎婦人哉王皇后節已而裕物甚至執紡績而不以為勞豈曰矯飾性固

有之乖心萬物何其仁也浸潤不行何其明也皆自崇儉約得之儉德顧不重哉丁貴嬪以仁恕樸素之質事躬空捨身之主秉彝之所好既洽齊戒之所習日久下人皆得其驩心而所好各循其正馮皇后當世祖時入宮世祖之左昭儀即其姑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其衣縵繒而減滋腴者性固天成亦其學之所進者深也是皆后妃之可為後世法者也

宋仁宗曹皇后性慈儉寶稼穡於禁苑種穀親蠶慶歷八

年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力諫止哲宗孟皇后節儉端謹有司月供至千緡而止故事如御正殿避家諱立誕節之類皆不用至閱賓召故老寬徭息兵愛民崇儉之舉則喜見於色

謹按皇后之賢莫美於宋代一切法制度數大抵皆樸素而明肅故宮中無甚大費留其餘於百姓者多矣

金圖克坦太后諭其宗親曰爾宜節約財用勿以吾為可

恃吾受天下之養豈有所私積哉況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以富爾之私室家人以玉盂進者却之曰貴異物而殫財用非吾所欲也

謹按世祿多流於封靡非貴戚之過也其心起於有所恃其勢成於有所私私以滿恃恃益以營私后妃明知而不言他人畏憚而不語圖克坦后所訓者切而危所見者正而大所全者深而篤玉杯幾何且必却而不納以儉朴為天下倡宜乎國祚之興隆也

唐東光縣主名楚媛紀王慎女也有至性時戚里競奢靡見主約謂之曰人生在適志獨勤苦何爲對曰幼而悅禮今行之不違非適志而何且女婦以恭遜成德以驕縱敗名者何限獨懼不勤敢憚苦乎夫貴寵固儻來物也

和政公主肅宗女也代宗以主貧詔諸道節度餉億之主一無所受親紉補裳衣諸子不服紈綺

岐陽公主憲宗女也下嫁杜悰悰司徒佑嫡孫禮法名

家主歸奉上撫下同家人子禮始降時賜奴婢十百人賜第績椽藻櫨主私計帝所賜者奴習貴驕終不肯降挹請納還許之賜直令自市寒賤可指使者諸池館華飾者斥不御鬬毬場樹藝日杜門悰讀書其間主職内事修工容門庭閴如也歲時獻饋吉凶賻助必躬親賢聲四溢其後悰出刺澧州迎主之官郡縣聞主至擊牛釃酒為百十人供主至從者不過二十人婢使無肉食者道路嘖嘖入州衙不復出未嘗識刺史廳屏星諸戚

里為豪縱不法者始惡其異已也而恚中嗤笑久之皆敬歎以為不可及也惟天子亦時時頌言主德誡警之

謹按家道侈靡唐代稱首況公主生長富貴競修華艷皆屬尋常三主乃節儉本諸性成也秉禮以適志則戚里皆可以取法卻餉以率子則節度亦可以自媿辭奴僕臺榭而佐夫讀書居官其夫之謹慎清介並可類推此其行誼所以有關於風化也歟

春秋時陶大夫荅子之妻荅子治陶三年陶不治而家

富以三倍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而歸宗人擊牛釃酒而賀之妻抱兒泣請去姑怒曰何不祥也妻曰妾聞之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而名流於後世今夫子貪富務大而不顧其害家富而國貧此敗徵也妾聞之南山有元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以肥其身亦坐而須死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朞年而答子誅母以老免婦乃以少子養終其天

年君子謂答子妻為能權也雖違禮求去而終全其身以養其姑復於禮也夫

東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渤海人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妻之齎資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非所當也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侍巾櫛既事君子惟命之從於是悉歸待御服飾更著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北魏姚婦楊者閹人符承祖母女弟也魏胡太后時承祖寵用事親姻爭趨附求自潤楊獨否謂承祖母曰姊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與之衣不受曰家世貧服美衣不安也與之奴婢曰家無食不能飼也常着敝衣執勞苦承祖見之恨其家不振給怨其母曰何令姨若是母語以故不信也遣車就迎之不赴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内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其一姨伏法而楊氏以貧困特原乃羨其蚤識云

後周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居恒紡績逮夜分乃寢善果跽請曰秩俸幸充何自苦如此答曰夫秩俸天子以報汝先人者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惠奈何獨居之乎且絲枲婦人之職也自夫誠卒便不御脂粉服大練非祭祀賓客不陳酒肉端居静室未嘗出閨門内外姻戚吉凶事厚贈遺而已非自手作及莊園禄賜所得雖禮遺不入門

謹按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止有此數故百金為中人

之産家蓄千金則十家有不衣食者矣家蓄萬金則百家有不衣食者矣家蓄十萬金則千家有不衣食者矣饑寒切身人必怨咨怨咨所集鬼神必降之以禍可不畏哉人臣委身事主朝廷不愛高爵厚禄以資給之固將取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不竭民之財不盡民之力也乃多取厚藏機械層出妻子何知徒擁豐腴以鳴得意史傳所載答子不治陶而富以三倍妻且去之少君粧奩太盛鮑宣責之即挽鹿車而

親操井臼至於因親戚之專擅威權即曲意而事之資其寵榮驕傲鄉閭如癡姨者豈不寥寥鄭善果之母即祿秩所及且贍六親而盈滿是防也此其人殆聞道而知安命者乎

唐柳公綽夫人韓氏相國休之曾孫臯之女也嚴肅儉約為閨家歸柳氏三年而少長未嘗見其啓齒斥綾羅錦繡不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乘竹兠子二青衣步屣以隨

李景讓母鄭氏東都人性嚴明早寡諸子皆自訓敎貧治墻得積錢盈缸母祝曰吾聞無妄之獲身之災也天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賜之乎則願諸孤成學此不願也命掩而築之

謹按女道必求其儉非為一身之節用計也上好下必甚況母之於子心惟主慈故每潛流於奢而不知及其奢而督之晚矣柳公綽李景讓其賢表著於天下而皆母之以節儉先之教之也誰謂女貞非天地

之大義哉

宋曹女者尚書郎修古女也修古知閩興化軍卒官僚吏醵民錢三十萬致之曰以共窆女曰父奉身約而廉今亡矣葬之豐儉獨稱家有無治具而受私遺焉非父志也告其母辭焉僚吏曰即營葬有具請以嫁公女女曰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父没用於喪且不敢而曰以為嫁不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遺不亂常位乎卒不受君子曰知禮

謹按禮有常經儉以居身本屬道義之正變則坊表弛而交際日流於冐濫用於喪且不敢胡為乎以為嫁資曹女明以常禮其居心可嘉嚴於常位其居身更可欽也是則真有得於儉約之大者矣

禮之道

謹言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又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

謹按古聖人訓人之言者多矣大約以慎默為要考之內則則尤致謹於男女之際內外之間葢言之不謹未有不始乎輕忽而卒乎縱恣者男以為偶言內耳久之而內之不當言者亦言矣又久之而其言遂入於內矣女以為偶言外耳久之而外之不當言者亦言矣又久之而其言遂出於外矣甚或貽帷薄之羞召家國之亂是以婦言為四德之一而多言列七去之條無論梱以外所不宜言即梱以內語曷如默

多曷如寡乎故采古人之論婦言及賢媛之能謹言者以備法戒焉

女誡曰事有直曲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

又曰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言語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不知止足者也

謹按人之多言皆由於信已之直而必明其是見人之非而欲折其曲故曹大家深戒之以為人有事直而言是者固自恃而易争有事曲而言非者亦安肯自屈而不訟於是互相忿怒而家以不和矣故必先存恭敬下人之心而出之以理發之以時則直者不致招尤即曲者何難感化乎然而恭下之心尤當謹之夫婦之際設使恃愛好而媟黷因媟黷而妄言侮夫而不自知縱已而不知止無論好者終至於離而

一家之人必將羣起而厭之矣古之論婦言者獨此最為親切著明誠婦女所當三復也

宋李宸妃杭州人祖延嗣仕錢鏐為金華縣主簿父仁德終左班殿直妃初入宫為章殿太后侍兒莊重寡言真宗以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妃惡之帝心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金睿宗貞懿李皇后性明敏剛正有決容貌端整言不

妄發

顯宗孝懿皇后圖克坦氏其先咸里闊刺人也曾祖抄從
太祖取遼有功命以所部爲明安世襲之祖博勒和以
戰功多累官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齊國公父貞尚遼
王宗幹女梁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贈太師廣平郡王后
以皇統七年生於遼陽母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燄滿室
既寤而生紅光燭於庭后性莊重寡言父母常令總家
事細大必辦諸男不及也

謹按古之賢后妃其言多裨益於君國然未有恃其賢哲而敢輕言者至宋李妃之生明主金兩后之垂賢聲或以寡言著或以不妄言著其餘公卿大夫士庶人之婦能謹言者史不多見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道德經曰多言數窮為婦者奈何舍吉趨躁而貽終身之玷取數窮之辱乎

禮之道

慎儀

内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詩栢舟之三章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君子偕老之首章曰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謹按女子舉止容飾之間端重則足以表貞輕佻則足以招咎故内則於晝而出夜而行必示以遠恥之道葢一動而不可苟也然必内堅其貞一之心而後

能外著其備美之度昔衛莊姜處夫婦之變作詩以自明謂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故發為威儀全備嫺習而無可揀擇取舍豈非觀其儀可徵其心乎所以偕老之詩謂夫人之儀必如山之安重如河之弘廣而後稱其法度之服若夫艷冶炫飾是取人褻狎而聖人所深惡矣為婦女者可不慎哉

女誡曰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

婦容然所求者亦非諭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户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陜覢入則亂法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所謂不專心正色矣

謹按女誡之訓婦言有深合乎禮與詩之教者葢儀生乎心而見乎色心專則色正色正則有鮮潔之容而無邪媚之態夫子重之一家敬之不亦善乎苟心

之不專或怠於檢飭而垢容可憎或習於邪僻而亂法貽咎夫子鄙之一家賤之不成其為婦矣是以一視一聽一出一入皆當存敬謹之心絶輕恣之意誠無微而可忽也

齊孟姬者華氏之長女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公聞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縭戒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宫事父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

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正命者亦勿從也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縭父母之言謂何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鞶無忘父母之言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久之公遊於琅邪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則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

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今立車無
軿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敢久居也三者失禮
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
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傅母救之不絶使者至輜軿已具
姬氏蘓然後乘而歸君子謂孟姬好禮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
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女採桑如故
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

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或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以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

請死不佳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以待女至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相去十百也女曰夫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王曰何以定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數千歲天下歸

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奇文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被綺縠美珠玉意非有饜時也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動以女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走死於外

楚鄭子瞀者鄭女之嬴媵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

宮宮人皆仰觀子胥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吾以為夫人與千金而封若父兄子胥終不顧于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禄也一顧可以得之可得而終不顧何也子胥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顔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為夫人

謹按婦儀皆出於禮禮者内端其心外慎其飾者也

齊孟姬論出入進退之節最為詳盡而歸諸正心一意至以死守之楚子晳則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不輕一顧至齊閔王夫人論飾與不飾則因身及國明大道而啟盛治又不特容儀之間而已後之處宮幃者誦孟姬守死之言則一動非細行矣遵子晳端正之訓則一顧非末節矣佩閔王夫人之論則所以贊君而飭身者又何至縱心意而階禍亂乎

後漢章德竇皇后扶風平陵人建初二年選入宮進止

有序風容甚盛肅宗雅以為美馬太后亦異焉后性敏
儉傾心承接稱譽日聞明年遂立為皇后

北周武帝武成后阿史那氏突厥部木扞俟斤之女也
突厥滅蠕蠕後盡有塞表之地周齊爭衡俱結以為援
俟斤初欲以女適周既而悔之武帝即位前後累遣使
焉保定五年詔陳公純許公宇文貴武神公竇毅南安
公楊符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一百二十
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婚將有異志純等累

請不得反命會雷風大起飄壞穹廬侯斤大懼以為天譴乃禮送后純等奉之以歸既至武帝接以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帝深敬禮焉

謹按古之賢后妃其取重於人主者在德不在色竇后進止有序風容甚盛太后與章帝皆異之北周武成后善容止武帝深用敬禮豈非淑德蘊於内而令儀著於外耶信乎主宮壼者不可不慎儀而欲慎儀者又不可不先修德也

宋太祖孝惠賀皇后開封人性溫柔恭順動以禮法建隆三年詔追册為皇后

孝章宋皇后河南洛陽人左衛上將軍偓之長女也母漢永寧公主后幼時隨母入見周太祖賜冠帔乾德五年太祖召見復賜冠帔時偓任華州節度后隨母歸華州孝明后崩復隨母來賀長春節開寶元年遂納入宫為皇后年十七性柔好禮每帝視朝退常具冠帔候接

遼世宗妃甄氏後唐宫人有姿色帝從太宗南征得之

寵遇甚厚生寧王只沒及即位立為皇后嚴明端重風神閑雅内治有法

金世宗昭德皇后烏凌噶氏其先居海羅伊河世為烏凌噶部長率部族來歸居上京曾祖勝管康宗時累使高麗父舒哩騎射絶倫從太祖領行軍明安雖在行伍間不嗜殺人以功授世襲穆琨為東京留守后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

顯宗孝懿皇后圖克坦氏初為皇太子妃世宗嘗謂諸王

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法效之

元巴延呼圖克皇后鴻吉哩氏敏徳王博羅穆爾之女也至元三年立為皇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

謹按宋遼金元諸皇后流芳史册固非一端然其要莫大於禮賀宋二后皆好禮至帝朝退必具冠帔候接其於禮不亦嚴乎甄后端重閑雅烏凌噶后容儀整肅圖克坦后容止合度鴻吉哩后動持禮法皆未有

不循乎禮者葢禮者儀之所自出儀者禮之所由明不夙求諸禮而強飾諸儀非怠肆而無度即矯強而不安矣是以古之訓女者必以禮而女之修身者亦必以禮也

唐襄城公主文皇帝女也適蕭瑀子銳性孝睦動遵禮法帝勅諸公主師焉

宋臨汝侯惟和夫人馮氏宗婦也孝謹柔明動不踰禮侯卒以未亡自處非衣疏食居處肅嚴雖家人亦罕見

其面云

宋清河郡君張氏尚書存女温公司馬光妻也和柔敦厚自始嫁至没未嘗有忿懥之容亦未嘗有矯妄之言人有非意侵加㸃然不辨退亦不復寘懐

謹按詩相鼠之篇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胡爲春秋傳列國諸侯卿大夫其容或俯或仰執玉或高或卑識者因以卜其休咎儀之關係如此則自一命而上誰不當慎儀者非可以男女異也唐

襄城公主以帝女而動遵禮法宋馮夫人以侯家而動不踰禮張郡君以大臣之女為大臣之妻而終身無忿容妄言皆可謂心如結而儀不忒者矣豈非閨閫所當法哉

御定內則衍義卷十二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内則衍義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戴心亨

謄録監生臣吴啟晋

御定内則衍義卷十三

大學士傅以漸纂

讓之道

崇謙退

内則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又曰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

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又曰凡女拜尚右手

謹按設弧於門左左者天道所尊設帨於門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弓矢絲帛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之實也古聖人重男女之生又重男女之别非特弧帨而已也其能言則唯與俞不同其小囊之盛帨巾者亦革與絲不同教之既嚴且按候而加謹焉男女之有别不於其情欲之將

動也當七歲時即教以不同席不同食出入門户欲其行之讓即席欲其坐之讓飲食欲其食之讓女拜尚右亦取法隂之義漢時尚行此禮内則以此句爲終見一拜之間不可苟且以亂男女之羣臣於是益信聖王之化天下必於其最早也教子嬰孩在謹其始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不辨好惡遂謂當然及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此葢父母

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萌溺於小慈養成其惡也

易坤文言曰隂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謹按夫婦之造端可察乎天地是天地一大夫婦夫婦一小天地也易首乾即次之以坤乾主資始坤主資生天子文言暢發其理於六三之爻為之解曰隂有美德却不外露或從王事豈敢專擅地道如此妻道如此臣道亦如此試觀地道博厚承天之氣以為

形因天之生而爲養所以代上天之終而爲臣爲妻者所當法也

論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謹按名分者百物之防維也名分不正則無事不見其乖戾然而自謙乃守身之體故位愈隆而心愈下德曰卲而禮曰恭邦君之妻其體與君敵是承父母

之命而六禮以聘之者也猶夫曰之不可無月車之不可無輔所以翼贊君德保護君身惟夫人是頼君安得不稱之曰夫人哉特夫人之自稱則不可以夫人自居也稱曰小童無知而已邦人則固因君之尊以為尊稱之曰君夫人若夫人與他國通問候之禮其自謙之詞曰寡德小君而已而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是又因本國之尊以為尊矣人尊之而已究自處於謙此其所以為婦道也歟

儀禮士婚禮篇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謹按柔順之道教之於未嫁之前名分之嚴教之於既嫁之後而出門之際尤所當謹父命以敬而且戒母命以勉而加敬庶母等又申之以敬而恭聽蓋今日之父母即今日舅姑之法則異日之舅姑未必知

今日父母之可恃謙退之不敢不崇也勢也謙退之不忍不崇也情也諄諄數語父母之心百結父母之腸九迴矣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古人信有為乎其言之哉見衿鞶如見父母欲其無忘施之結之之心耳真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親之送女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而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孔子曰婦人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閒而已矣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犇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叅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晏嬰曰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謹按婦道不敢倡專惟夫是從者終其身以從為主

者也在家從父即講習從夫之禮夫死從子正以完從夫之局故上事舅姑下和媵妾而後有當於夫之心動則擁蔽其面言則保傅從而詔之又何至有擅為獨行之舉哉嚴之以五不取復戒之以七去凛凛乎逆亂不順是防也晏嬰論禮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之下即重夫和妻柔姑慈婦聽齊家之道居多且申之曰夫之於妻雖貴和樂必以義而帥其妻妻之於夫雖貴柔順必以正而事其夫是二德貴

於相濟也至姑於婦則一於慈而從婦於姑則一於聽而婉蓋姑婦皆秉謙退之性姑且必謙退自崇也婦可不謙退是皝皝哉

曹世叔妻班氏名昭班彪女也博學高才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為大家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疏奏畧曰謙讓之風德莫大焉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世論語曰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又作女誡七篇以卑弱為第一曰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

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茍備而患名稱之不闇黙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茍失又何名稱之可聞黙辱之可逺哉以敬慎為第三曰隂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徳隂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女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寛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寛裕者尚恭下也

謹按女子之道必附丈夫以傳故古來不見專書即

內則一篇所載亦往往非女子所行之事劉向所著列女傳且掛漏不倫則班昭女誡其要典矣觀其疏奏丈夫且當重謙讓何況女子夫女子之謙讓不自今始自初生而已然矣男子載寢之牀而女子載寢之地男子載弄之璋而女子載弄之瓦由是而種種謙遜不特非不當有即儀亦不敢恃為已有勤以將之法以東之寘其善惡藏其辱垢畏懼而勿弛整理而弗辭端清而弗斁僅可免黜辱而全其名稱然敬

慎之道尤加詳焉剛柔秉之陰陽彊弱定於男女女子旣以柔弱為主故敬則必順自不開嫌隙於丈夫順則必敬豈其乖常道於守身女子之道如此其難也昭之言曰鄙蒙先君餘澤賴女師典訓執箕箒於曹氏四十餘載今男能自謀矣但傷諸女當適人而不漸於教不聞婦禮故臨終作此誡以授之可見凡事必有家學必有師訓乃無媿於為人焉爾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

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謹按内則所重止在敬順而後世多以聰哲為賢内則所識止在衣服飲食而後世多以詩文為貴毋怪乎侵丈夫之權預國家之政悍然不知其非也顔之推家訓可取為今日閨門法

東漢光烈隂皇后新野人世祖聞其美納焉及即位以其賦性寛仁欲立為后后以郭有子辭不肯當封貴人

仁孝矜慈七歲失父雖數十年言及未嘗不流涕帝每嘆息焉

謹按建立太子上承宗廟下衍宗祊乃國家第一大事況光武開剏方新所望後人之承繼者必切陰后竊得此意以郭后有子願立媵妾不敢當皇后之封其識見有足嘉者賦性寛仁其逮下有深恩矣至於父逝數十年言之輒流涕天懷中發情誼懇篤宜乎得光武之心葢漢統方絕而獨力中興痛念祖緒尤

先立乎其大陰后心光武之心所以終得册立為后

柔順之有終如此哉

和熹鄧皇后當陰后正位中宫時方為貴人衣有與皇后同色者立解易若並見不敢正坐離坐行則僂身自卑帝有問常逡巡後對帝每嘆息曰修德之勞乃如是乎立為皇后辭讓者三然後即位手書表謝深陳德薄不足以充小君之選

謹按謙之為卦自卑而尊人繫辭傳曰謙尊而光則

能尊人者人尊之鄧后之承事陰后夙夜戰兢動有法度即一衣服之同色者且不敢冒混而必別嫌明微德行摯矣意念深矣其大者在憂繼嗣之不廣恒垂涕嘆息帝服其修德之勞后亦自嗟其竭誠盡心以事皇后也全傳所載鄧后美行多端大抵皆以柔道行之柔信婦人之盛事矣

漢順烈梁皇后永建三年選入掖庭及以貴人立為皇后少既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德進不敢有驕嵩之

心每日月見適輒降服自求其愆

謹按君之與后猶夫天之有日與月也故日變則君修其政治月變則后省其職事精誠所至上達於穹蒼梁皇后謙冲之德本於天成即以德進嘗翼翼焉不敢驕而自高循循也不敢專而自用也蓋知柔順之不可不求其篤實也即安常處順原無所爲矜高恣肆之地況上天之治亂靡常一身之休咎無定抑何必不朝乾而夕惕也哉一時如是終身如是柔順

利貞君子攸行梁后有焉

晉趙衰之妻文公之女也曰趙姬文公之為公子也避居狄趙衰從狄人入其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姬請迎盾母於狄衰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棄舊非義安新而忘故無恩與人勤於危難富貴而不顧無禮失此三者其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巾櫛矣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君其迎之衰

許諾乃迎叔隗與盾來以叔隗為内子身親下之以盾賢請立以為後使三子下之

謹按人之處世全本於識識所見者小則一物且分彼此況在親疎骨肉之間識所見者大則一生可以居人之後視人所生之子宛如已子而恬然義命自安矣趙姬因其子而念其母已難且迎叔隗而已下之復以盾為賢請立為後而使三子下之也總之天將興晉有重耳之主即有趙衰等之臣其家又有此

賢內助言則卓碩心則謙退其閱歷世故有偉識以處此矣

讓之道

和妯娌

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又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舅姑使冢婦勿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

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謹按妯娌不序齒以夫之序為序冢婦承宗廟尤加重焉者家道之傳代必先於冢婦也適子冢婦既重宗子宗婦尤重往來之禮無日不篤適子庶子祇事大宗車徒衆多亦必停止於外而以寡約相見也知宗子宗婦之重自知冢婦之為重姑雖年高持家全恃冢婦然祭祀賓客之大事必請於姑而後行豈敢

自專介婦則必請於冢婦猶之乎不敢自專也舅姑之使冢婦雖有勤勞不敢懈倦衆婦無禮則冢婦不友介婦又何得敵耦於冢婦哉雖有勤勞不敢恃此而與冢婦相抗非惟任事不敢抗即並行並命並坐槩乎不敢規制既嚴自不開乖釁之端而和妯娌之道得矣

東漢明德馬皇后年十四歲選入太子宮承事光烈皇后旁接同列禮敬飭備上下安之

和熹鄧皇后入掖庭為貴人時年十六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夙夜戰兢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宫人隷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

謹按妯娌之禮多行於卿士庶人天子諸侯之家則接見希少而非禮無從以生然旁接同列即妯娌之類必敬以謹之於内禮以防之於外始能上下宴安明徳馬后和熹鄧后當初入宫闈之時上事太后即能與同列共相欽式豈非賢后之懿行乎

晉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供之朱患之乃止

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温顔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謹按五倫之中不及師弟師弟之道由朋友推而較

朋友則加嚴九族之中不列妯娌妯娌之道由兄弟推而較兄弟則加辨嫂叔不親授受禮有明文嫂姑亟需篤好女誡不憚詳言之至於列女傳多不及妯娌惟晉史有王祥王覽崔孝芬崔孝暐二事一則代受勤渠一則互相親愛可謂和矣可以得處妯娌之道矣

顧之推家訓曰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

兹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也不可不篤凡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娣深致不為旁人之所移者免焉

柳開曰顯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

手低面聽我顯考訓誡曰人皆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端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膓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所以開輩賴此得全其家云

謹按古人云家難而天下易治天下用法治家用情法過則流於刻用情過則流於搖惑夫婦各成其家

故其言易聽妯娌各有其好故其釁易開初發於不
及覺繼成於有偏信所許在曖昧則親友不能代剖
其是非含怨在隱曲則日久更生其猜忌且或以難
明之心跡觸境而生疑又或以偏重之情勢瞻顧而
生畏疑則交好之心不堅畏則搆鬬之手愈毒顏之
推郷閒所言何其痛而切直而婉然竊疑妯娌之美
多不傳於經史妯娌之惡亦不傳於經史美尋常事
惡無可指之事也是以其權全在丈夫張公藝九世

同居唐高宗幸其宅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忍則乖氣不生乖氣不生則妻言不動自相友相勑而不相爭矣隋牛宏有弟弼醉射殺宏駕車牛妻迎謂宏曰叔射殺牛宏無所怪直曰作脯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此其齊家有道而妯娌自調然在女子則當以女誡家訓為兢兢也

唐張孟仁妻鄭抄安其弟張仲義妻徐抄圓共處一室

紡績寸絲不入私房有所饋俱納於姑臨用則請取之不問孰為己物徐富不驕鄭貧不諂鄭歸寧則徐乳其子徐歸亦然太平閭表其門曰二難以為妯娌師法

昌化章氏兄弟俱未有子其兄抱育族人一子未幾自舉一子弟曰兄既有子盍以所抱與我兄以告妻妻猶在蓐乃曰未得子而抱之方得子而棄之其謂義何且新生安可保也弟請不已兄妻曰必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者與之弟不敢當兄妻竟與之後二子皆成立長曰

翊次曰詡翊子𤋮𤋮詡子鑄鑑皆相繼登科睦婣之報如此

謹按妯娌之難雍和者有二一則家貲之厚薄一則子女之親疎若鄭氏徐氏之互乳其子而女工絕不分其為誰凡妻弟妻之互撫其姪寧舍其子而竟不以為異豈非天性之最良者乎

遼耶律奴妻蕭氏小字意辛國舅駙馬都尉陶蘇斡之女母呼圖公主意辛美姿容年二十始適奴事親睦族

以孝謹聞嘗與娣姒會爭言魘魅以取夫寵意辛曰魘魅不若禮法衆問其故意辛曰修已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寛毋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為禮法自然取重於夫以魘魅獲寵獨不愧於心乎娣姒服其言
耶律术者妻蕭氏小字鄂爾本國舅貝勒之女性端慤有容色自幼與他女異年十八歸术者待娣姒謹裕貞婉娣姒推尊之
謹按此遼史中娣姒之賢者意辛以禮法自持不特

足以破魘魅之術妬心忌心偏憎偏好之心無所不化能化娣姒乃能和娣姒訑里自幼即與人迥别而娣姒之間又復謹而不溢裕而不迫貞而不撓婉而不戾和之曲盡其情娣姒安得不衆共推尊之也

明顏茂猷迪吉録曰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而嫌隙遂開於同類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故輕於割恩而易於修怨於是有親兄子姪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為後有多子而不肯與其兄弟

者有為小姑則譖嫂於母為嫂婦則譖姑於夫者其事多端不可槩述不知我既入丈夫之家同穀同穴生子生孫長與此家傳世無極則丈夫之親皆我之親也和睦致祥乃我之吉事福慶也我之所以待舅姑即兒婦之所以待我我之所以待妯娌即我衆兒婦之所以相待終日親厚豈不快樂

謹按此論最為痛切婦女所當諦聽故採為和妯娌之要道焉

讓之道

睦宗族

女誡曰婦人之得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一由叔妹皆知叔妹之心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且夫妹者體敵而分尊恩踈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隣休光延於父

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叔則托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愚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夫愠毀訾布於中外耻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斯之謂也

謹按詩桃夭之篇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言近而夫

之弟妹遠而夫之親族無不咸宜也然必由近而及遠未有近先乖踈而遠能和洽者故女誡深言叔妹之心不可失而著其所以失之之故則曰驕盈示其所以得之之由則曰謙順驕盈則無徃而或宜謙順則無徃而不宜凡敦睦宗族之道皆備於此矣

晉公司馬昭王夫人曲盡孝道謙恭接下進嬪御以禮及晉代魏尊為皇太后能敦睦九族言必典禮浸潤之譖皆不得行

金睿宗貞懿李皇后敦睦親族周給貧乏宗室甚敬之

顯宗孝懿皇后圖克坦氏惇睦九族恩紀皆洽

謹按九族由一本而分士大夫以下其族有親疎之殊而無上下之分至帝王之家則分懸而體嚴矣況正位宮壼養尊處優於九族不尤迥絕乎乃晉之王太后金之李后圖克坦后皆以敦睦親族著於史冊自古立國安邦未有不資懿親之夾輔者賢后妃以睦族贊其主裨益豈淺鮮哉若夫推恩有等得心有道

是任審乎至當而已

晉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娶為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袤為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形於色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禄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資

宋陳堂前者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為鄉人所敬

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
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斂泣告曰
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奈何婦願盡孝如
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塟其夫事親治家
有法舅姑安之子日親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
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緩咸篤學有聞初堂前歸陳
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嫁遣舅姑亡妹
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吝色不五年妹所得

財為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為買田置屋撫育諸甥無異
巳子親族有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
里有故家甘氏貧而鬻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
俾有歸子孫尊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
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

謹按睦宗族之道非特和協無間而已蓋必加以恩
惠周其窮乏而後敦睦有其實焉世之富且貴者多
擁厚貲自奉若起艱難而致饒裕益吝惜不好施矣

晉曹氏夫子俱顯所得祿秩必班散親姻至家無餘資宋陳氏以嫠婦辛苦治家而能贍無釁之夫妹親族貧者收養婚嫁甚衆一則居易驕之勢不自養而以養人一則當至難之遇能自立而又能立人考其行事豈非可傳可法哉

御定內則衍義卷十三

# 御定內則衍義卷十四

大學士傅以漸恭纂

讓之道

待外戚

內則曰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復

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謹按三代上賢后妃多自侯國其家未嘗藉援婚媾故寵外戚抑外戚者皆無傳焉所以待之之道亦不見於聖人之訓惟内則所稱婦於私親兄弟其節似小其道則大如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皆物之微者必以獻舅姑受之則喜賜之則辭有不敢私之心焉辭而不得命則藏有不敢輕之心焉欲與私親兄弟則復請有不敢專之心焉推是心也凡家之所有

舉不敢以畀其私親而況國之爵禄乎且夫爵之欲其貴也禄之欲其富也富貴以道則爲福富貴不以道則爲累古賢后妃之處外戚與賢外戚之自處未有不求諸道者故采漢以後可法者爲宫壼鑒焉

漢明德馬皇后當明帝時言及政事多所裨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爲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黄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襃異又不録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

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不許其畧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横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嘗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豈可

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固不許帝省詔悲歎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
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
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
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
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
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
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

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禄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隂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初太夫人塋起墳微高太后

以為言凡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
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
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四年天
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並辭讓
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情性
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
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
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

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忘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

宋宣仁聖烈高皇后后弟殿内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及爲皇太后居寶慈宫帝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斥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一錢從父遵裕出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

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上元燈宴后母當入覲太后止之曰夫人登樓上必加禮是由吾故而越典制於心殊不安但令賜之燈燭遂歲以為常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遏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宮掖先

謹按漢馬援宋高瓊並顯功名當世其後援小女為明帝后瓊曾孫女為英宗后始以外戚著子孫多賢良非有驕恣暴横也乃兩后所以裁抑者非一端官秩賜禄居第之類一於減損甚至削供養醫藥之勞暴奢靡敗蚓之罪誦馬后兩詔及高后諸論何其懇切而嚴肅也美哉持盈有道家享其休班爵無私國蒙其福矣兩后為千古宮闈之冠而待外戚事尤相類故並著之

漢和帝和熹鄧皇后太傅禹之孫女也初入掖庭為貴人偶疾帝特令后母弟兄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宫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貴人反以為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

唐文德長孫皇后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

功出入卧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秉閒曰妾託體紫宫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漢之吕霍可以為誡帝不聽自用無忌為尚書僕射后密令固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

劉宋高祖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尚書郎父儁郡公曹高祖復晉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麤素不為親屬請謁

陳宣帝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縣人也性謙謹未嘗以

宗族為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

謹按此皆古之賢后不欲貴其外家者夫處中宮之尊而推恩宗黨亦情義之所必至乃鄧隲終和帝之世官不過中郎長孫無忌以佐命元功受太宗特簡而卒辭尚書僕射斯二人皆賢者而兩后猶深抑之豈非慮貴戚據高位易以驕奢致敗乎宋陳二后不為親屬宗族請其所見亦同蓋抑之乃所以全之也觀漢末諸外戚之事載在簡册益知諸賢后為不可

及巳

晉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鄢陵人也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為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帝即位立為皇后成帝立尊為皇太后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贈后父母及夫人邱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太后崩後帝孝思無極贈后父琛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母邱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庾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唐順宗莊憲王皇后瑯邪人祖難得有功名於世代宗時后以良家選入宮時順宗在藩帝以才人幼故賜之生憲宗冊為良娣后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順宗即位疾已綿頓后侍醫藥不少怠將立后會病棘而止憲宗内禪尊為太上皇后性謹畏深抑外家無毫絲假貸

宋慈聖光獻曹太后舊制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太后春秋高弟佾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他日佾侍帝

帝復為請乃許之因詣后閤少焉帝先起若令佾得伸親親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

宋欽聖憲肅向皇后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帝將卜后及諸王納婦后敕向族勿以女寘選中族黨有欲援例以恩求京秩者后曰吾族未省有此例何庸以私情撓公法一槩不與

謹按椒房之戚人主固不敢私至於敬愛慈宮而寵及親屬是亦孝思所推也乃晉庾太后讓父母之贈

三請不從唐王太后深抑外家無絲毫假貸宋曹太
后則外親入閤一見立遣不少留向太后刖族黨欲
得京秩槩不之許是皆高出常情之外與漢明德馬
后先後一揆矣若庾亮之讓亦與馬廖等引退相類
豈非外戚之傑出者乎
三國魏文帝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后
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為字文
帝踐阼為貴嬪甄后没立為皇后后外親劉斐與他國

為婚后聞之敕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戸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妹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勑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無為罰首

宋仁宗章穆郭皇后太原人宣徽南院使守文第二女謙約惠下性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服飾華侈必加戒勗有以家事求言於上者后終不許兄子出嫁以貧欲祈恩賚但出裝具給之上尤加禮焉

孝宗成肅謝皇后性慈儉服澣濯之衣有數年不易者弟淵以后貴授武翼郎后嘗戒之曰主上化行恭儉吾亦躬服浣濯爾宜崇謙抑遠驕侈

謹按保世之道非一而恭儉必昌覆家之道非一而驕奢必敗魏郭后論嫁娶之道申妾媵之禁豈復有攀援淫佚之失乎宋兩后戒華侈勉謙抑皆有深見遠慮凡為外戚者誠能服諸后之訓以之持身則行成而立名以之承家則善積而慶餘豈不有光於宮

禁哉

宋徽宗鄭皇后開封人后自入宮好觀書章奏能自製
恩澤皆弗陳請時族子居中在樞府后奏外戚不當預
國政必欲用之且令充他職帝為罷居中居中復用后
歸寧還言居中與父紳相往還人皆言其招權市賄乞
禁絶許御史奏劾後果敗

金顯宗孝懿皇后圖克坦氏謙謹每畏其家世崇寵見
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忌願善自保持其

後家果以哈林事敗蓋其遠慮如此后御下公平雖至親無所阿狥甞誡諸姪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家當盡忠圖報勿謂小善為無益而弗為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常憲

元裕宗徽仁裕聖皇后伯藍也怯赤一名庫庫出鴻吉哩氏生順宗成宗成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語之曰若欲求官耶汝自為之勿以累我也其後弟果被黜人皆服后之先見

謹按高明之家未有惡安而喜危者然貴不期驕而自驕甚或招權干憲自貽伊戚豈非恃榮盛之勢忘止足之戒乎宋鄭后請罷族子樞府復發其所為金圖克坦后流涕而諫父母極言以誨諸姪元鴻吉哩后深絶其弟之求官此三后者豈誠不近人情哉其心至公而其見至明也厥後或敗或黜一如所言向使諸外戚覺悟悛改則國無傷恩之事而家有永存之美矣

慈之道

逮下

内則曰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内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

謹按天道謂之曰大生地道謂之曰廣生大者無所不統廣者無所不及女道法地恩誼貴其公溥而偏頗之心勝則在下者有不均之嘆矣古聖人制禮夫

有再娶之文婦無二適之義春秋載諸侯婚禮有配嫡必有媵妾皆所以廣生育之道故内則論妾亦獨於生子之事詳明而曲盡焉妾以子重重子則不得不重妾將生之日夫使人日一問之所以安其心思調其血氣子生三月見於内寢待之之禮如初入室正以明入室原為生子計也主君之食授之特餕見生子則與羣妾不同因而御之固三月之末可以御亦所以慰其生子之心妾之子以妻為母則妾之生

子妻之惠也妾能生子而妻之逮下不從此愈加其

雍和乎

詩周南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

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

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謹按制禮莫詳於成周逮下莫過於太姒周南召南

所載無一非仁德厚施所及而尤大著於樛木之章

衆妾樂太姒之德隨所觸而稱頌之曰𧢔之樛木形

下曲也葛藟係於其上吾知福履之保定而孔固矣
觀之樛木形下曲也葛藟徧覆其上吾知福履之隂
扶而黙助矣觀之樛木形下曲也葛藟繞旋而周迎
吾又知福履之完聚而無缺欠矣一身所踐萬福集
焉一身所倡羣情順焉葛藟之性雖柔而類則相引
而愈衆初但能仰攀其前繼且蕃殖其上又繼且生
生不已情以感而益固心以久而愈浹人情所至即
屬天理人心所向即為天命茍非逮下出於至誠爲

能當此福禄之攸同也哉太姒真王化之奥樞而卜世卜年之肇始矣

周南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謹按逮下之美莫大於生子故樛木三章方詠太姒之仁慈而螽斯三章即贊子孫之衆多蓋天下未有不和而能生者也天地之生萬物曰保合太和聖人之生萬民曰太和元氣夫有相害者則和不全螽斯

和而不相害子孫有振振繩繩蟄蟄之盛后妃既無嫉妬而子孫衆多逮下豈非后妃所最先者歟

召南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謹按逮下之道必使天下之婦人皆能逮下而逮下之心始遂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及媵妾媵妾因所見以起興曰小星而三五在東天將

曙矣豈可晏然而已乎由所賦之命不同是以進御于君已感夫人之恵豈復致怨於往來之勤也至于維參與昴則衆星愈隱止有參之體大而且明昴之體聚而易見宵征見此何其慄然亦歸諸命之不猶而已矣感恩安命合為一心乃太姒逮下之極致歟

禮記月令曰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謹按祈嗣之禮古人不廢弓矢者男子所有事也天

子所御后妃即師九嬪御而禮之謂本精誠祭祀之心為謙恭逮下之心古聖王齊家有道在宮雝雝后妃固以徳升姬嬙亦以序進情有覃被愛罔偏流爕理中和廣滋天派有獲妊兆恭肅明神是以所生賢良壽考其本有深焉者也後世所圖張仙挾彈而射天狗以為生子之祥想因此而為之歟

東漢明徳馬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以皇嗣未廣薦達淑媛汲汲如不及進見者輒加慰納若數所寵引

愈益隆遇有關雎樛木之風

謹按事之出於誠然者積久則愈摯出於勉然者未幾而旋更逮下為婦人之所難即循分薦達已稱賢淑乃馬后憂皇嗣之不廣薦達淑媛且汲汲如不及也是專以生子為先務絶無燕寵之心乃又於進見者輒加慰納復於素所寵引者愈益隆遇是專以明帝之好為好以衆妃嬪所生之子為子三代而後未有也

順烈梁皇后永建中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易序貫魚詩美螽斯此百福所由興也妾不敢蔽帝加敬焉

謹按此貴人而能逮下者為貴人而特被引御亦偶逢不可常得之事乃不敢蔽同列之美而勸帝博施且援經典以自守也逮下之心本諸天性宜其上膺帝眷終得正位中宮爾

三國時晉公司馬昭夫人王氏事太傅夫婦曲盡道謙恭

接下進嬪御以序

謹按治天下與治家之理無二總求其有序而已有序則先之者無專蔽之嫌後之者無僭越之想王夫人整肅家道凡事必期有當於丈夫之心即進達嬪御亦必有一定之序逮下之恩何其周逮下之法又何其正也有逮下之定法始足完逮下之深恩王氏近之矣

北齊神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内干之女也性

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逼于茹茹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

謹按婚姻之事關一身之寵辱者小關國家之安危者大區區與妃嬪爭能而不能推恩以廣惠固由于性情之偏亦足見識力之短婁皇后之待神武姬妾也凡有可加之恩必屈身以逮之寬而多恕厚而有情至於外逼勍鄰内乏備禦欲將明信止有結契婚

姻之法蓋骨肉既出于天成子孫可倚為心膂夏商以來莘任子姒俱出神明之胄春秋之世秦晉齊魯代講好合之誼神武欲娶茹茹之女亦保國之極思也婁皇后既已握中闈之權則遜讓誠匪易事乃竟命國家大計反勸神武之毅然必行而避處側宮虛正宮以待茹茹公主可不謂賢哉夫逮下者我尊而彼卑此且自卑以尊人是又進逮下一籌矣

宋司馬光妻張氏御婢妾寬而知其勞苦恤之宵夜濯

足婢誤以沸湯沃之足為爛病月餘方已僅一批其頰而止故其没也自族姻至於廝養無親疎大小咸哭之極哀

謹按僕隸無知可以情恕況女婢之愚暗尤天下一轍司馬光妻之待婢至沸湯爛足僅一批其頰而止可謂容人所不能容者矣夫有過且優容至此則平日之愛養可知服役之以情恕若此則等而上之又可知逮下之道正於難施之恩必推其恩以及之所

以為厚德載物也歟

金世宗昭德皇后烏凌噶氏性不妒忌為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而此心不移后嘗有疾世宗為視醫藥數日不離去后曰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為視疾不知者必有專妬之嫌又曰婦道以正家為大第恐德薄無補內治安能効嬪妾所為惟欲已厚也後改謚明德皇后

謹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況帝王統一海內神器所

托建立太子誠為要務烏凌噶皇后所難不在擇後房以廣繼嗣而在顯宗生後此心究竟不移是專以逮下為美德也觀其有疾而世宗視藥豈非慎重其賢德哉乃數日不離即引嫌而欲世宗均惠則平日順世宗之心更可知矣至于正家為大之語尤得皇后之體蓋天子理陽道以治天下惟求貴賤上下之各安其位皇后理陰道以肅宮庭亦惟求妃嬪侍妾之各獲所願以為明德誠哉乎其為明德也世宗得

如此賢后為內助國勢所以日隆政治所以無闕爾

元巴延呼圖克皇后鴻吉哩氏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竒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內后左右以為言后無幾微怨望意從帝時廵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者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

謹按皇后雖與帝王敵體然以巖柔之質事英明大有為之主其逮下亦有不得自主之時夫逮下至不

得自主非誠於逮下者矣鴻吉哩皇后寬厚既本於性成禮法又嫺於平日雖竒后之專寵於西宫亦付諸義命之當然耳迨追隨駕廵帝傳臨幸承恩日月此其時矣獨以暮夜為辭豈特無專欲希寵之心並有防患謹微之意至再至三何其念之深識之大也以順為正復以禮自嫺是真逮下之極凡為后者所當法爾

慈之道

慈幼

內則曰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又曰孺子蚤寢晏起食無時

又曰青甘柔滑孺子餕

詩蓼莪之三章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謹按慈之幼者藉養於所親分之幼者藉養于所尊

養之之道慈而已矣觀內則君大夫子生之後為異室以處孺子於衆妾及傅御之屬擇其可者以為師慈保之三母而首重寬裕慈惠又不限孺子以寢興飲食之節凡父母所食之餘旨甘柔滑者則令之餕皆所以慈之也昔詩人追思父母之恩累言不盡大約無非慈者是故先王推此意以養幼少存諸孤著為月令而禮經又暢其説曰不獨子其子然則養已之子以慈而養人之子尤當以慈矣婦人於已子無

不慈者必於前妻之子妾之子夫兄弟親族之子凡非已出者自幼至長無不盡心撫養而後足以為慈故采輯宮闈以迨庶婦能慈幼者著之為母道之式焉

漢明德馬皇后明帝為太子時選入宮及即位后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養勞瘁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惇篤母子

慈愛始終無纎芥之間

唐太宗文德長孫皇后有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公主一如所生

宋明德李皇后潞州上黨人淄州刺史處耘第二女開寶中太祖聘為太宗妃既納幣會太祖崩至太平興國三年始入宮年十九雍熙元年詔立為皇后后性恭謹莊肅撫育諸子及嬪御甚厚

宋楊淑妃益州人始仁宗在乳褓章獻使妃護視凡起

居飲食必與之俱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備及帝即位嘗召其姪永德見禁中欲授以諸司副使妃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小官可也更命為右侍禁章獻遺誥尊為皇太后仁宗未有嗣太后每勸帝擇宗子近屬而賢者養於宮中所選即英宗也

宋慈聖光獻曹皇后神宗立尊為太皇太后名宮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從行登覽每先後策掖后亦慈愛天至或退朝稍晚必自至屏扆候

矚閤親持饍飲以食帝

金顯宗孝懿皇后圖克坦氏逮嬪御和平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視之如已所生慈訓無間

唐和政公主下嫁柳潭潭兄澄之妻楊貴妃姊也勢幸傾朝公主未嘗干以私及死撫其子如所生

宋徐國長公主仁宗幼女也妾媵得女拊視如已出

謹按此皆后妃公主之慈幼者漢馬后之於肅宗撫育勞瘁過于所出宋楊太后之於仁宗擁佑扶持恩

意勤備曹太后之於神宗慈愛天至親授膳飲三帝亦皆極奉養之誠無纖芥之間豈非慈孝相感哉唐長孫后金圖克坦后宋徐國長公主撫妾之子女如已所出不懷嫡庶之嫌宋李后撫育諸子甚厚初無前後之迹是皆人情所難唐和政公主於姒婦生不藉其勢死而撫其孤高義又何可及也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后妃而能慈得坤道矣佐天而昌後不亦休乎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何為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繼母如母為人母不能

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赦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各成于禮義

漢翟母者丞相方進後母也方進年十三失父辭後母欲西學長安母憐其幼不忍也隨與俱方進出從博士受經母織屨給其資用十餘年不怠後方進至丞相封

侯母尚在供養勤備焉

陳文矩妻李法之姊字穆姜生二男前妻有四子文矩為安衆令卒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毁日積而穆姜慈愛温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别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有疾困篤惻隠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

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其徭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命賢聖法也令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宋余楚妻建陽人姓陳氏生子翼三歲楚卒陳氏盡以其產遺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游學四方在外十五年

以進士歸

臨江軍判官王益妻吳氏撫州金谿人好學强記而恂恂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益生七子長二子元配徐出也吳愛之甚于子二子卒遇其嫠婦異諸婦處内外疎戚甚恩有讒訕置之未嘗或藏怒也自奉養未嘗擇衣食而人有以窮來歸者分衣食給之嫁三從孤女如已女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

高陽郡君齊氏祈州蒲陰人侍讀學士王洙妻也讀書

有節行始自哀早孤誓不嫁養母者有年學士失元配諸子幼聞其賢從母兄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時服母喪闋矣歸王氏字諸子甚恩恭儉有禮閨門欣欣無異言

元雅里氏兆邊千戶耶律留格妻也留格卒令善格襲其父爵雅里拜且泣曰薛闍者留格前妻所出嫡子也善格者妾所出若立之是私已而蔑天倫竊為不可太祖嘆其賢

謹按此皆繼母之慈幼者凡母之愛子也甚於父至繼母而有間矣繼母自有子而更有間矣即子致其孝難必母盡其慈乃芒母陳母其前妻之子皆乖戾不順而抑已子以厚之直救其死亡疾病卒之諸子感化成立並為良士顯官余母王母其行事亦猶是也翟母之訓學耶律母之讓爵可謂明於道而篤於義至齊氏未嫁時其夫頎得以撫諸孤豈非慈愛成性耶嗟夫是諸母者生則享諸子之奉歿則垂後世

之名豈若閔子騫尹伯奇之母身辱而名惡哉凡為

繼母者宜深長思已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令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之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相代死吏

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何以立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于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

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

漢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内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于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恐罪其母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

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逺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初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感傍人莫不為酸

鼻揮涕闕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闕侯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

元秦閏夫妻柴氏晉寧人閏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如已出未幾柴氏有子閏夫病且死囑柴氏曰我病不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無憾矣閏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績紡遣二子就學至正十八

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為賊驅迫在圍中旣而得脫初在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為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鞫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為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釋其長子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為難二十四年有司

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唐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鉗得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籍籍游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土飲水後詐為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謹按婦人之於前子撫如已出已足稱矣乃齊義繼母元秦母捐其子以活前子珠崖令妻舍其身以全

前女豈非天下之至難者歟觀其對相國之言訴闕吏及問官之語千載之下誦之令人隕涕且弟願代兄女願代母孝友萃於一門卒之母女兄弟皆全孰謂為善無報耶若唐王蘭英全三歲孤至髡鉗游丐啖土飲水是亦舍生取義幸而不死耳

隋陸讓母馮氏上黨人性仁愛有母儀讓其孽子也開皇末為播州刺史數有聚歛贓貨狼籍為司馬所奏案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罪於是流涕

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情詞甚切上愍然為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侍書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為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謹按孟子稱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夫

孽子何患豈非以世之嫡母往往妬妾而及其子耶然則為孽子者不失懽幸矣乃馮氏哀痛迫切上表求哀何恩孽子之深也慈愛之德上動天子宜史冊稱述不衰矣若宣示士庶兩詔襃嘉人主厲世摩鈍當遵斯術耳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

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而存妾子幸而得全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

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于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于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于境山澤之婦人也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于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晉鄭休妻石氏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方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嗣不存乎遂養沈

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唐鄭夫人者韓文公愈之嫂也滎陽人爲昌黎韓會妻愈生甫朞失父母鞠于鄭韓會卒遭時艱避地江南零丁孤苦誨愈成立爲世大儒

元武用妻蘇氏真定人徙家京師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之兄利其資欲逼而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蘇氏取而育之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塋事忽二蛇躍出德

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

上其事旌復其家

謹按慈愛雖有天性然當患難之時孤苦之際安能

必其不易心耶且親踈恩讐亦常情也魯義姑姊棄

己子全兄子石氏不舉子以養舅子鄭氏嫠婦阨窮

而教育從子蘇氏不念舊惡而育夫兄之孫皆遇愈

窮而慈愈篤可為賢媛之極則矣或疑棄子不舉子

者近于矯情嗟夫辱然婦人所為極難顧從而苛求

之豈所以勸世耶且義姑姊之言蓋以示魯之有道

而諷齊之相侵豈誠慮國不我畜而身無所容也

御定内則衍義卷十四